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廿六廿七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〇	三	書	
函	二		
一	一		
五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善號	漢	3321
冊數	15 (14)	
函號	310	116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二十六

隆興府石室沙門

祖琇撰

唐

大申元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左僕射

宣宗以詩吊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

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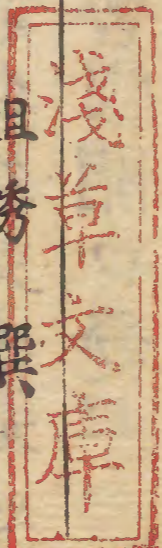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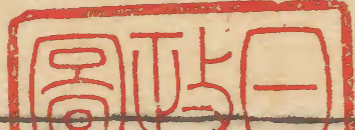
文酒能順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忘形骸者後復

進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

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中友受東都所居履道里疏

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自為之傳

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



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
文章精切然寂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
七月能展書媵指之無兩字雖誡之百數不差九歲暗
識音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既卒以其所居第施爲
佛寺宣宗思其賢不已因擢其弟敏中爲相居易嘗足
肖彌陀佛像而禱之自爲之記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說
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
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
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
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
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

先念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綉紋乃至印水聚沙童
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
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
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方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
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白居易
當衰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
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
廣丈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
左右人天瞻仰眷屬繞圍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
飾五綵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
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

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
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愈來感青蓮上
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
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
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論曰唐史稱居易與元稹齊名稹中道徼險得宰
相名望灌然居易當李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
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居易其賢哉竊謂樂天不
特賢於當時如本朝韓魏公之德業蘇東坡之
文章皆景慕之斑斑著於翰墨然則樂天賢於百
世可也觀其雍容談道深徹宗教之源於唐三百

年間唯樂天柳子厚裴公美梁肅數公而已雖各
本師兼亦皆性自通悟發於天縱非大士乘願力
再來疇能及此哉

二年觀察使裴休守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疑以試
公曰三界虛妄群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爲智
慧可化凡愚胡爲乎公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
櫝啓之則見其珍聖賢在門行之則踐其國分塗而往
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所至焉在
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真實群生非
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欲壞貪違名去利弗舍有漏而思
往無爲耳然捨之在我取之由人非用智慧解纏縛如

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
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爲
之多介景福者不爲之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洎斯教
也行乎中夏愚人畏罪損其惡賢人望福增其善增之
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當無惡矣何
昏迷暴虐無戒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
後歸之者珠途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
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爲大聖作人天師是宜使吾人
盡昇覺路不宜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之迷也設使
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爲鬼爲蜮乎夫法未始有
今而有之希聖之徒何存而知之耶由之之固庸非溺

乎公笑謂之曰大明肇啓法不齊備聖人繼出代天爲
工結繩畫卦文質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
契燧人氏之未有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
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
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
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
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於群生
群生受之而不知蓋由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
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及詔許立寺而
宣之士民相鼓以萬請先立之于宣鄩遂復新興寺焉
三年九月辛亥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籍門第幼踐

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爲業當會昌之際極公
台之崇騁諛佞以得君遂恣摸而持政專權生事如賢
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弃向善
者盡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僞生加諾之豐計有
逾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
國史於愛憎之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見親
昵恭推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
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附李榮之曲情成吳緡之
怨獄擢尔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由益驗無君之
意朕務全大躰久爲含容雖黜際其官榮尚蓋藏其醜
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旣張公議難抑可崖州
司戶未幾德裕慚忿不卒乃見夢哀訴於宰相令狐綯
乞歸葬其尸識者謂之強佞雖死亦不表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謚
牒九爲狀者皆門生故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予
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爲會昌一品制集序鋪張
德裕勲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宗紀則著
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信故吏之說
寧不悞後來者乎

三年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
有待者否覺去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覩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

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
良久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
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
名號嘗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
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有省
四年黃蘗希運禪師示寂師福唐人婆兒豐碩游方晚
趨江西參馬祖值祖歸寂乃見百丈問馬祖乎曰機緣
又舉再參馬祖掛拂話師於言下大悟丈曰子他曰嗣
馬祖去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若
嗣馬祖喪我兒孫受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戒師半德
見過於師乃堪傳受師自是混迹于衆後於豫章遇觀

察使裴休道緣契合遂出世說法嘗示衆曰汝等諸人
欲何所求遂以棒趁去而衆不散因謂之曰汝曹盡是
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便去
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
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
可中惣似休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汝等旣稱行
脚亦源着些精神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
出云只如諸方尊宿聚徒闡化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汝豈不見馬大師座下出八十四人坐大
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人而已歸宗和尚是其一
也夫出家入湏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午頭融

大師橫說豎說猶不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
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語言念向
肚皮裏安着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
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知麼
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
汝父後揔被俗人等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
事若會即便會不會即散去

五年謁京兆薦福寺弘辨禪師入內帝問曰禪宗何有
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
迦葉展轉相傳至三十一世此土弘忍大師有二弟子
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得法雖

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
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何名戒定慧對曰防非止惡名戒
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爲慧帝
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
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
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
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覺也謂人有智
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則有百千異號躰唯其
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
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
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

傳應無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
來出世爲天人師隨根器而說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
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開十六
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
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咒求佛如何對
曰如來種種說法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千衆流莫不朝
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緣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
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
法與人但示衆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燃燈如來
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燃燈本意故經云無我
無人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着於相帝曰

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佛誦經蓋
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
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
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
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是日辨對七刻方罷
帝悅賜號圓智禪師

論曰宣宗在開成會昌間嘗詭服遁世爲沙門於
監官會中遇黃蘗禮佛次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不着僧求禮拜作什麼蘗曰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不着僧求某甲常禮如是事宣宗九三次致問
蘗三如是荅乃曰會麼宣宗云不會蘗處收坐具

打之故雪竇頌云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
龍蛇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親遭弄爪牙即其事
也巖異時爲相國裴公開示傳心法要及弘辨對
帝十問語句皆明白顯了與大乘經旨無少異然
則爲人君朝賢說法固不應與擒縱衲子同日而
語也抑宗門法式類如此嗚呼不如是烏可謂宗
師之全才者歟

六年江州刺史崔黯復廬山東林寺黯自爲之碑其略
曰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
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
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

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
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
水之意也爲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
通矣唐有天下二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執事之人
不以歸牛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桀幾爲一致今天子
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
奉例詔予時爲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蝸
噬湍鳴松籟泠然可別愛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喜
而復之又曰嘗觀晉史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
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公者也吾
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爲

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
獸善煙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回眸
也且金陵六代代促俗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爲
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
風耶然鷲者搏羶襲者居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
師固爲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
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爲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
山山以遠三相揀而爲天下貝美矣

八年瀉山靈祐禪師示寂師嘗示衆曰夫道人心質
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視聽尋常更無
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

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
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
有僧問頓悟之人還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地自
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
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
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通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
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
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愚爲之碑
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
人事之外於精神性命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
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

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况
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
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
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
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
必寂城郭不必誼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
去來之迹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
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蹈於物其大肯如此其徒雖千百
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
然非聰明瓌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鴻
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木穹谷

不知其徧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兕之宅雖夷人射獵虞
迹樵叟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生福唐笠首齋足皆
闕來游菴於翳薈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
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死生忘憂患冥順大和者孰
能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單瓢樂陋巷夫子猶稱
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
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
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
能事畢矣九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
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徒從之則與之結構
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紀綱

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間者隨語而荅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遷畧首爲民惟恐出魚魚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觀察使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鬢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鬢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八年正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窆於大瀉之南阜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

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夢以耽淫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焉而盡親交不翅如行路利養悉委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滄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息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聖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槩槩各言宗教自相矛盾者故褐衣圓頂未必皆是若予者洗心於是逾三十載適師之從有審度者以師

之圖形自大滬來知予學佛求爲讚說觀其圖狀果前
所謂鴻庵絕特之度者也既與其贊則又欲碑師之道
於精廬之前予笑而諾之遂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
言不專以廢大滬之事云
論曰鄭愚或云曾拜相而唐史無傳然鄭谷與愚
同以詩鳴今觀大滬碑可謂能文者矣使人讀之
莫不洗然省己之非而悟禪宗之深妙也如
本朝太師富鄭公嘗因比部張隱之輕誚禪學以
爲葛藤公與之書其略曰吾輩自少爲俗事汲瀆
及長又娶妻養子奔走仕官黃卷赤軸徃徃未嘗
入手雖乘閑披玩只是助譚柄而已何暇究其義

理哉且士農工商各爲業次纏縛縱知有山門禪
席欲去參問何由去得豈復有結伴參禪問道及
衆中博約薰蒸之益乎萬一明眼人偶然因事遭
際且無一味工夫所問能有多少儻不自行探討
深加鑽仰纔得一言半句殊未曉了便鼻孔撩天
自謂我已超佛越祖佛經禪冊都不一顧以避葛
藤之誚弼之愚見深恐未然也弼不學禪則已既
辨身心學之須是周旋委曲深鈎遠索透頂透底
得一切見成光明淨潔絕無一塵許疑驂方敢放
下俟到這地位然後口也不開眼也不覷人去在
何處更着得葛藤何處更用工夫耶隱之隱之此

語誠太鏗頭誠大沒意智緣此一事要脫無量劫
來生死直須與管生死底閻老作抵敵始得不可
聽人閑語便自昧也嗚呼鄭公於 吾宋首以制
科進爲朝廷大用其位克勲烈可謂蘄然傑出者
矣若恣情宴樂何所不可乃砥節礪行要明已事
以悟徹爲期此歷古以來大臣中所未易有也
十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藏經高士李
筇餞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釋亂之所奉也宜
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淤漫於宋
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

其然未知其所以然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膏肓而色
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
瘥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瘥
而足蹙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襁褓之事紛
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三代
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
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
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
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
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窶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
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撻剋之吏貴

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
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所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
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
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
夭爲因果故陋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
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
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衰代
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
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興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
以言之耶夫俗旣病矣人旣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
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

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雋朗
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罹
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
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
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
剪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氏隸具其居容覓於土木者
沉諸水言詞於帛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不下
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
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以南
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躰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
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湖西之勝游

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
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
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辭而北游
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回求散逸不成蘊秩者
至釋祠不見毀而副剝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
未幾凡得釋經五十四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
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尚非我
君洞鑿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
疏言遠識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
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
詩曰湘水狺狺兮俗獷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
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
望何已猿狖騰擊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煙冥山檣席
卷兮櫓床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
兮落日睨睨松覆秋庭兮蘭被春畹上人去兮幾千里
何日同游兮湘川水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二十六

日月齊明是爲長年不做外求也帝敬重之帝性明叡
用法無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從諫如流天下稱爲小
太宗每宰相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因問閭閻細
事或譚宮中游宴一刻詐復正容曰卿等善爲之常恐
卿輩負朕後日難復相見乃起入宮令孤絢謂人曰吾
十年秉政最乘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十二年八月帝崩年五十舊史贊曰臣聞勲老言大中
故事獻文皇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白寶
歷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
中臨御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閹
寺讜氣由是政刑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獄穆若清

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
數器非母后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饑憂形于色雖左
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對賓
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黃門先以龍
腦鬱金籍地獻文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
抽金賜之誠曰勿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
善類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身之
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嘗輒語詭異帝益重之及堅請
還山帝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
年集索筆橫書四十而去乃十四年也興贊宜運其若
是歟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足過也惜

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慙然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僞靡不
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
樂業殊俗順軌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返特甚唯舊史
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貶之謂宣宗以察爲明無
復仁恩之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人君寬
厚長者必責以優游無斷至於精勤治道則謂以
察爲明然則何從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蓋誠然也

咸通六年德山宣鑑禪師示寂師劍南人姓周氏博貫

三藏常講金剛經時以周金剛名之俄慨然曰窮諸玄
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在樞機似一滴投於巨浸學
與無學吾知之矣乃盡棄其習謁龍潭信禪師問久嚮
龍潭及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信曰子親到龍潭是
夕師立侍更深信曰何不下去師曰暗信炷帛燭與師
師接得信即吹滅師豁然大悟曰今後更不疑天下老
和尚舌頭也即日便辭信語其徒曰可中有箇漢牙如
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上立吾道
去在師居澧陽垂三十年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叙
德山精舍延謂居之大闡宗風上堂示衆云於已無事
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

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未者皆爲自欺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尔情生萬劫羈鎖聖名九號盡
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
馱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云出
去莫向這裏脣問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雪
峰問從上宗乘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
法與人至是將終謂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
非竟有何事言訖端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六

七年四月臨濟義玄禪師示寂師曹州人姓邢氏參黃
檠運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聲未絕運便打如
是三度致問三度被打遂辭下山運指往高安大愚處

去師至大愚問黃檠近日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
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檠恁
麼老婆心更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
檠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尿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
而今却道黃檠佛法無多子汝見箇什麼師於大愚肋
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檠非干我事師由是再回
黃檠師資契會大機大用卓冠一時後還鄉徇趙人之
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師示衆曰赤肉團上
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
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搗住云道道其
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云出家

人且要學道如山僧往日亦曾於經論中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語遂一時拋却訪道參禪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分明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會還是體究練磨一朝自省道流如諸方學人未有不依物出來底山僧向此間從頭打手上出來手上打口裏出來口裏打眼裏出來眼裏打未有一箇獨脫出來底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山僧無一法與人只是治病解縛你諸方道流試不依物出來我要共你商量十年五歲並無一人皆是依草附木精魅向糞塊上亂咬瞎漢作這般見解徒消十方信施向你道無如許多般只是乎常着衣喫飯無事過時你諸方來者皆是

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癡人你出三界向什麼處去你一念心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你屋裏家具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還是你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入與三界安名道流目前用處更有阿誰把得便用莫着名字號爲玄旨與麼見得爲嫌底法師云禪宗見解死活備然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如有真正道流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或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

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下此是主者客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將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是主者至或有學人被枷帶鎖出善知識更與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爲客者客山僧如是所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道流實情大難佛法幽玄山僧竟日與他說破學者物不在意千遍萬遍脚底踏過黑沒煖地年登半百只管傍家負死屍行擔却擔子天下走道流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人來我即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人來我則境法人俱不奪

如有出格見解人來我此間便全躰作用不歷根器道流到這裏着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蹉過學人若眼目定動轉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隔有人解者不離目前師云山僧佛法的的相承從道一和尚麻谷丹霞廬山和尚一路行徧天下無人信得盡皆起謗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學人三百五百盡皆不見他意如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逆用處學人不測涯際悉皆茫然如丹霞翫珠隱顯學人來者皆悉被罵如麻谷用處如黃檗用處近皆不得如石鞏用處向箭頭上覓人來者皆懼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來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

識我便一向入我言句苦哉苦哉師辭黃檗問什磨處
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
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机案來師云侍者將火
來檗云雖然是如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
在先是仰山云汝向北有箇住處有人輔佐老兄只是
此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及師居臨濟普化已先在彼
果贊佐師未久普化全身脫去尋以兵動奔去太尉默
君和捨宅爲寺延請師居亦以臨濟爲額次至河府府
主王常侍與師道契晚遷大名府興化寺閑居存獎執
侍師付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
相離名入不稟吹毛用了急還磨一日謂衆曰吾滅後
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三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師
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道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
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化門人奉全身
塔于大名府西北隅謚曰慧照禪師

論曰臨濟大悟發明正法眼藏如箭離絃師子返
擲照用驚群又况黃檗大愚鉗鎚妙密掣電光中
與之擊節投機真佛祖爐鞴也嗚呼盛哉自臨濟
傳興化令逾十世道益光大所謂源深流長抑這
家脉說話歷歷皆從佛祖頂顙上拈出决非他宗
所能跂及也其猶大鵬一舉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古所謂雲門臨濟僧中王也豈虛語哉

九年長沙景岑禪師示寂師嘗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
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不得已向汝諸人道盡十
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
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
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道三世諸佛共十法界
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
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有山河國土來
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
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廻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
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
青又青僧云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云河沙諸

佛體皆同如何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
殊耳根反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
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
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沙河假名體
則摠名爲一薄伽梵僧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
何師云礙處非墻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
來同問如何是佛性師云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
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問如何是上上人行
履處師云如死人眼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
人手問善財無量劫來爲什麼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
師云汝從無量劫來還曾游得遍麼問如何是普賢身

峇含元殿裏更問長安問亡僧迂化向什麼處去師云
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生緣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
因臨濟示衆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乃有偈曰萬法
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
如來同箇眼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
云恰是請汝用仰云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
下似箇大虫世因名岑大虫

十年洞山价禪師示寂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出家年
二十一往嵩岳受具首謁南泉值馬祖忌日設齋泉問
衆曰今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乃出對曰
待有伴即來泉闔之讚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

和尚莫歷良爲賤次謁馮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
說法良价未究其微馮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
人師曰便請和尚道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師曰
還有與和尚同時慕道者否馮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
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到雲巖問無
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
尚還聞否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師曰若
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岩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
無情說法耶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
思議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遂辭雲巖問
什麼處去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早晚却來師曰

待和尚有住處即來巖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巖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巖曰但向伊道即這是師良久巖曰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日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偈曰切思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其後盛化於高安之洞山常因雲巖忌日修齋僧問和尚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說破又僧問和尚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云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師

有時垂語云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九十六轉語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其語如是三年執侍然不爲舉上座因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語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露刃向之曰若不道即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且待爲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着其僧禮謝僧問常尋常教學入行烏道未審如何是烏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

須足下無絲去如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
曰汝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
倒何得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
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
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最苦師問
僧名什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汝主人公曰見祇對
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
後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辨主尚未分明
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闍黎自道
取曰某甲道得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

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師將示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誰
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有沙彌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
名已謝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不曰有僧曰不病者
還看和尚否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
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
吾相見衆無對遂剃髮披衣令撞鐘湛然而寂時學徒
千餘人號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
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
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
復謂衆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誼動明日浴
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謚悟本禪師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高二丈材用沉香塗髹縷龍鳳葩為金鈿之上施複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赤磴道以陞前被綉囊錦襜玳麗絕甚時宮中日齋萬僧帝自為贊唄宰相蕭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躬踐今筆梵言口梵音不若徵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懿宗雖不納然嘉美其言玄姓陳氏世號陳菩薩三學洞貫名蓋一時異跡尤多及僖宗避巢賊萃成都遣御史郭遵賞鹽書徵赴行在帝素重其名引對大悅賜號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忽定中見菩薩降其室摩玄頂演深妙音而慰安之言訖即隱俄一珠

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夙債也即右脇安卧而逝著述凡二十餘萬言行于世弟子僧徹徹弟子覺暉俱有重名三世為僧統或謂玄前身蓋漢川三學山知鉉法師鉉在世嘗講十地品感地變金色及終感病與玄絕類

論曰世稱知玄蓋漢表盜後身其諫爭亦餘習也當武宗惑於左道將罷大教玄爭之伸明自宗可也乃沮其服食而進以禮樂刑政是拂之而與之競焉則與盜諫遷淮南王斤趙談參乘却慎夫人座異矣然自漢文抵僖宗七百餘年盜償晁錯事固應足矣尚蒙惡報而斃何哉蓋盜與錯始有稜

隙及錯議削七國而七國叛盜遂請斬錯及錯誅
而七國之兵不退則是盜假國威以報私讎也故
其歷十數世而業報未艾也如此可不戒哉

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字公美孟州人兒時與兄
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薦
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何以繼擢進士
第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觀壁畫歎曰
容儀可觀高僧何在時有數僧對不愜休曰此間莫有
禪者麼僧云近一僧至似禪者休命召至乃黃檗運禪
師時未顯名休以前問扣之運高聲曰裴休休應諾運
曰在什麼處休豁然從此契入遂迎入府第旦夕問法

及移鎮宛陵亦命與俱由是深徹法源復與圭峰密禪
師道緣尤密大中時執政六年次歷諸鎮節度薨年七
十有四休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為人醞籍操守嚴
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若常不御酒肉著撰
氏文數萬言其圭峰禪源諸詮序曰禪師集禪源諸詮
爲禪藏而都序之休曰未嘗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
教菩薩間生隨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
真如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
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
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躰全真荷澤直指知見
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

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
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
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門戶各自
開張以經論爲文予牙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
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拮則向者世尊菩薩諸
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入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
峰禪師久而歎曰予丁此時不可默矣於是以如來三
種教義卽禪宗三種法門融瓶槃釵釧爲一金攪酥酪
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
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
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回互

權實之淺深通徇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拍掌而示
之頓呻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恐性命之夭殤
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
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
吾師者捧佛曰而委曲回照疑瞋盡除順佛心而橫亘
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
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
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
不守廢闕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
於法華經涅槃會上亦以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
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歎

日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
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
而守在夷狄佛道備則諸法惣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
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
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
峰之劬勞德矣

論曰唐拾遺稱休執政六年一日宣宗在便殿休
入見從容以立皇儲為請宣宗徐搖首曰如卿請
朕便是閑人也休以此忤旨丐外任乃以平章事
出鎮巨藩閱十餘年而薨及史氏稱休為人醞籍
操守嚴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此蓋涉

無世之影迹也至於淹貫六藝洞徹教乘具正法眼
平四則天下之美萃於一人而古今無與比者當時唯
龐居士具宗眼而純提向上休則潤以文雅而光
輔宗門若其圓覺經法界觀二序并勸發菩提心
文後世雖有作者無能過矣是二公者議其地位
則第八無相無功用福智皆報得者歟

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法門寺迎佛
骨於是以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殊絲以為幢旌費不
高者倍之刻檀為檐柱陞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
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殊絲以為幢旌費不
貲限以四月八日至京師絲觀夾道天子御安福門樓

迎拜引入內道場三日後出京城諸寺詔賜兩街僧金帛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於途光景晝見京城高貲相與集大衢作僧臺繖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集乘門羅像設考鼓鳴螺繼日夜下詔曰朕以寡德纘承洪業十有四年頃值寇興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靈遂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請真身爲百姓祈福今觀覩之衆隘塞路歧載念狴牢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千刑辟况漸當暑毒繫於縲紲京畿及天下諸州府見禁囚逆戾死一等明年四月詔送佛骨歸于鳳翔都人耆老至辭餞皆嗚咽流涕

新史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掎嗜欲弃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山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之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爲惑然以賤近貴達爲喜鞮譯差舛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協而唱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

奉祀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始作內道場晝
夜梵唄與襪冠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寺塔為賤
臣嘻笑至憲宗迎遂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
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克天年幸福而禍無乃左
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
場丐庇百解之馘以死自誓無有頊籍流涕拜伏雖事
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
而遠以身為殉嗚呼運彥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
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論曰甚矣宋景文公詆毀吾先師之厚也屢欲直
其辭而為之解嘲及得大顛對退之之論李節贈
疏言之叙九予所欲言者彼既言矣故不別論且
憲懿二宗誠為崇奉太過至於高祖沙汰二教詔
下而位移武宗大滅釋氏未逾歲而被禍此亦不
得不懼也雖然真佛也者聖凡之大本也體與太
虛等通用與衆庶同功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
無所不在然則心外見佛而過舉之者非正見也
昧乎大本而故毀之者即自毀也景文片其奉之
之弊而匿其毀之之失豈良史之謂哉

諸侯之制... 前... 後...

... 之... 之...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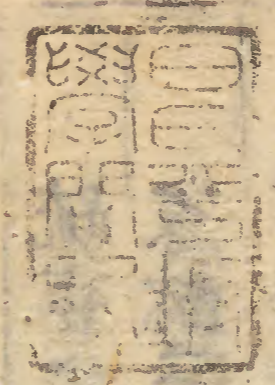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